

# 略說李澤厚新儒家／心理學對諮商的啟發

## An introdu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from Li Zehou's philosophy to counseling.

翁開誠<sup>1</sup>、陳柏廷<sup>2</sup>

Kai-Cheng Wong<sup>1</sup>, Po-Ting Chen<sup>2</sup>

### 摘要

個人（翁）三十年來，由個人本身的困境出發，在尋找助人專業與心理學理論出路的過程中，驚喜地發現李澤厚的哲學思想與先驗的心理學，在哲學層次呼應了、鼓舞了、開啟了、也充實了我們摸索出的心理學路徑。本文開始先簡短介紹我對李澤厚思想的理解，並試圖說明它對時代、對心理學與對諮商輔導的意義。這對台灣的心理諮商界，可說是野人獻曝，敬請笑納。

**關鍵詞：**李澤厚，新儒家，新儒家心理學，敘說與實踐

### 壹、前言

西方心理學遇到後現代的衝擊，面臨著是否要改變以及如何改變的問題。華人世界的心理學面對的是對西方心理學的跟風與模仿卻深入不了西方的文化與歷史，同時又與我們自己的文化、歷史與社會、陌生、割裂、甚至於鄙棄，以致於是雙重的邊緣化。華人的心理學若要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我們認為，固然要保持與西方心理學的來往，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心理上繼往，同時面對現實的處境，努力於尋求開來。一個人

否認、隔離、厭棄自己的過去，他的心理很難是健康的；一個文明否認、隔離、厭棄它的過去，是生病了。二、三十年來，我們一小群師生，在這樣的信念下，野地尋蹊徑，摸索出一條自稱為「敘說與實踐」的路徑。剛開始是千山我獨行，漸漸有了一些同道。這過程中，讓我們非常鼓舞的是遇見了李澤厚，這位美學學者、哲學學者、先驗心理學家或者更應稱他是位思想家。他的思想充實了我們「敘說與實踐」路徑在哲學思想上與文化歷史上的基礎與論述。

<sup>1</sup>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sup>2</sup>德霖技術學院諮商中心輔導老師

通訊作者：翁開誠，（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Email：000855@fju.edu.tw

## 貳、道在倫常日用之情中

李澤厚哲學由馬克思出發，又用康德與馬克思互相補充與修正，再回到儒家，又面對著西方的傳統、現代與後現代，而承先啟後出既回歸原始儒家與華夏原始文化的根，又突破宋明理學，以情為本體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新儒家哲學與心理學。他的思想很難簡而言之，我反覆研讀他的書近二十年，直到這兩年才能用四句話，我稱之為李澤厚思想的「四句教」，來形容我對他的思想的整體粗要的理解。以下我就簡要的說明這四句教，詳細的請見我另外一篇文章（翁開誠，投稿中），或請直接讀他的書。徐復觀（1978）曾說《中庸》一開始的三句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總綱領。而我就用這三句話加以修改成四句話來說明李澤厚思想在儒家的繼往開來。這四句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情，度情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謂性」。這句話字沒有改，但意思改了。這人性是從何而來，李澤厚不贊成是由上帝而來，也不贊成是人天生沒有理由就具有。這裡「天」直接講是先天，是先驗，但這先驗是「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這三句話是李澤厚自稱的「三句教」。前人的生存經驗通過教育或其他方式傳遞就成了後人的先驗（經驗變先驗）。人類一代代，既繼承又開創，如此千萬年來的歷史積澱，也就形成了人類生生不息的理性（歷史建理性）。這理性，包括外在的工藝—社會成果，也可稱為人文或文明；還有歷史積澱於內在的人性心理，他稱為「文化—心理結構」。這文化—心理結構包括一體三面的：知、情、意，三個部分。而人性的

文化—心理結構，既繼承又創新，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所以他歸結為「心理成本體」。大歷史的「積」，「澱」在個人身上，就彼此不同，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有其集體性外，更有其特殊性。而個人的特殊性往往正是創新的源頭。

「率性之謂情」。這知情意三個文化心理，西方曾把「知」（認識、方法、科學）看得最重要，華人文化歷史中的宋明理學，曾把「意」（道德）推到最高，李澤厚卻把「情」當作這三者之間最為關鍵，最為根本，他甚至喊出「情本體」來表示他的立場。個人遇到新的情境，他舊有、歷史積澱的文化心理不足以應付，甚至成了限制與壓迫的來源，他需要超越既有，尋找自由。當「知」自由了，就達到「自由直觀」，也就會發現「真」。當「情」自由了，就能「自由審美」，就開顯了「美」。當「意」自由了，就能開展出「自由意志」，也就開展了「善」。而這真善美之間，李澤厚主張「以美啟真」、「以美儲善」。開創性真理發現的關鍵，是探究者流洩出「自由直觀」，把探究對象當成了美感對象，剎那間感通了對象的有意味的形式，形成直觀妙賞，而有創新的領悟。當然這只是科學或探究工作的開啟，還有其他許多工作要去完成，所以只是「以美『啟』真」。至於「以美儲善」，善追求的「自由意志」的特色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不計後果的成敗得失，不計利害毀譽，只問自己應該不應該，不問自己能不能夠，於是「歡喜做，甘願受」。為何如此可能，一方面過去前人發揮自由意志的榜樣一代代地感動著後人，於是感召出一代代後繼之人；而这一代代的承先啟後，正是这一代代動人的自由意志的展現以美儲存在生生不息的歷史中，所以

說「以美儲善」。

「度情之謂道」。我曾以一句話形容我與李澤厚之間的共通點：「道在倫常日用之情中」。「情」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情感，另一個是情境。而「度」則是在動態中拿捏分寸、追求恰到好處。所以「度情之謂道」，也就是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發動自己的情感，與所處情境中的人、事、物反復地，拿捏分寸，追求恰到好處，直到自由感出現，自由審美帶領著自由直觀與自由意志出現，以美啟真、以美顯（儲）善了，道也就開顯了。

「修道之謂教」。這樣的思想下的教育、學習、諮商與治療，也就是人的成長該是如何？既然「心理成本體」，讓人性的文化心理（知情意）充分的既繼承又開創，就是目標。而且「情本體」，所以度情而追求美，更是首要。落實下來，首先最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面對自己日常生活的情境，啟動情感與情境往復地度，直到以美啟真、以美顯善。而教育工作者、各種助人工作者的任務，也就是陪伴、催化這個實踐歷程的完成。其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是重返經典，經典經過時空的沖刷仍然存在著，這些作品凝凍著前人經驗的精華，重返經典，不但是繼承，也是喚醒自身被遮蔽的文化心理寶藏。以上是我很粗略地介紹我對李澤厚思想的認識。

## 參、內向超越：文化心理承接中的突破

人的心理可以是平面機械化的隱喻，可以是神經認知系統的看待，也可以是充滿時間文化性的更迭。若將人的心理看作是文化心理的傳承，當遭遇挫折與挑戰時怎麼面對自己身上的傳統，我想華

夏文化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典範，試著回看華夏文化的歷史過程，歷史學家余英時透過「軸心突破」的觀點給了很好的詮釋。就如儒家、儒學、來說，“仁”這個說法雖然是孔子率先提出，但“仁”的觀念卻不是孔子首先強調，它來自了孔子之前的傳統「巫史文化」，孔子承接了「巫史傳統」與「禮樂文化」後，但不滿意傳統文化已經落寞，跟不上時代，甚至「禮樂崩壞」：

首先我們必須理解，這是通過源遠流長的禮樂傳統而衍生的間接影響，而禮樂傳統從一開始便瀰漫著巫文化的信念和實踐。其次，孔子對天作為道德的使命都是從禮樂傳統的宗教根源終生長出來的。但孔子的天的觀念，經歷了一個人文和倫理的再定向；它不能和商周時期的「帝」或「天」等量齊觀了。第三，巫傳統的「通天地」為孔子提供了一個出發點，使他終於能發展出人得以個人身分，自由且直接地，與「天」交通的構想。……一般軸心思想家特別是孔子身上的巫文化遺痕是一個活生生的歷史見證，顯示他們都曾與禮樂傳統中巫的影響做過精神上的鬥爭，因為在軸心時代，巫文化仍然是很有勢力的。但軸心思想家們把自己從巫的魅力中解脫了出來，因而合力發動了一場全面的思想突破（余英時，2014，p.166）。

這裡無意進一步解說孔子思想內涵的來龍去脈，只想簡單指出，孔子所做的事情，是在自己所身處的環境下，自覺傳統文化的變質與時代差異而造成內心的緊張、衝突，面對自己的經驗又背負著傳統文化，但在不割捨的前提下，創造性的行動因此展開。孔子的「軸心突破」行動對心理諮商或輔導是個啟示，前人遺留下的傳統成了「經驗變先驗」的文化心理資源，也就成了「天命之謂性」的先天由來，它歷史的積澱在

每個個體身上，而落實在每個特殊的具體情境之下，當我們面對著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經驗，或成功或失敗，或順利或窒礙，當這個失敗成了一種困境而成了壓迫的感受，個人焦慮、憂慮的痛苦著，但要是他能自覺著身上的文化心理積澱並看到當前的社會時空脈絡，他就能如同孔子創造自己的「軸心突破」。所以軸心突破在本質上是個人的精神覺醒和解放，其次，伴隨著軸心突破，精神上得到覺醒與解放的個人似乎才出現一個需求，想將他在此世的個人存有與「存有的整體」有意義的聯繫起來（余英時，2014，p.123）。這種文化的特色，余英時用「內向超越」來形容，相對於西方「外在超越」的文化，內向超越是連續的、改良的、肯定的，「孔子還有老子從哲學角度對現行禮樂實踐加以重新闡釋，而不是從中抽身而出」（余英時，2007，p.80），「中國在軸心時代期間或此後，都著重於歷史的連續性。突破是出現了，但是並非與突破前的傳統斷裂」（余英時，2007，p.78）。這個傳統我想這給了諮商與輔導一個直接的感悟，一個人如何在他的生活中，藉由他的情感的指引，努力的想辦法要有所突破，在不捨棄自己傳統文化的脈絡下，化應然為實然，小心的拿捏，反覆的摸索，當他實踐成功了，傳統文化被改造更新了，美感也就開顯了。

同樣的，李澤厚也提出相似的觀點，與余英時相似的概念，李澤厚的說法是「轉換性的創造」：

孔子將上古巫術禮儀中的神聖情感心態，轉化性的創造為世俗生存中具有神聖價值和崇高效用的人間情誼，即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間的人際關係和人際情感。……如果說周公“制禮作樂”，完成了外在巫術禮儀理性化的最終過程，孔子釋“禮”歸

“仁”，則完成了內在巫術情感理性化的最終過程（李澤厚，2012，p.38）。

這裡想嘗試舉出的是，在我們文化傳統中，承接著自己的歷史文化，但因時代發生了變動而不合時宜或受到挑戰之時，前人的努力不是如同西方醫學開刀割除式的捨棄，而是透過個體自覺的創造性，將舊有文化消化後找到新的可能而銜接當前局面，進而開創出新的時代性，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在不同時代獲得了生存的樣貌。透過李澤厚文化——心理結構的概念，外在文化即人文透過教育而造成了人性心理的各種可能，個體的人性，一方面繼承著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融合獨特經驗而來包含著知、情、意形成了個人特有的人性心理，面對著自己身上的文化傳統，在生活中遇到了各式各樣的問題，若不是問題化的對待、分拆式的處理、標籤化的修改、認知模式的重建，而是個人精神覺醒的內向超越而形成轉換性的創造，我們是否也有可能也透過自己的創造性，為自己，也為傳統文化“繼往開來”，為自己的人性心理找到自由？

## 肆、文化心理在諮商的位置

李澤厚的哲學，他的思想，不管叫「情本體」、「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等等，或者我們稱呼他的思想為第四期的儒家心理學，他自己沒這麼講，他有個重要的核心是「文化——心理結構」，所以他自己也自稱他自己的思想是一種先驗的心理學（李澤厚，2005），關心的核心就是「文化——心理結構」，他說「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心理才是最後的根本，他最關心的地方。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心理，人性心理，這個心理在他的體系是知情意三個結構，而這知

情意三個結構他統稱為「文化——心理結構」，所以它不是平面的心理結構，更有著文化歷史積澱的縱深，而且生生不息的繼續往下走，從過去現在到未來，推動著挪動著繼續往下走的這樣的一個心理，一般心理學很少用這個立場來講，我們基本上都是平面的心理。

佛洛伊德有人說他是深度的心理，就是因為他講了潛意識，可是很少有人把心理放在文化歷史這個角度上去講，大概例外就是Vygotsky，他們有共通的源頭都是來自馬克思，他們都受馬克思的影響，而Bruner受Vygotsky的影響，Bruner也開始談文化的心理，其實很可以跟李澤厚的東西相通的，Jung、Fromm、Erikson也同樣都重視歷史與文化的心理。李澤厚的思想根本的核心就是談文化心理結構，歷史積澱出的文化心理結構，我們前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成為了我們的心理資產、我們心理上的土壤，可是同時也會變成我們的限制，這裡又要有一種新的創新，當他面對到限制的時後，面對到新的情境時，這個文化心理結構就需要有一個創造性出來，當新的文化心理結構形成了，這文化心理結構也就生生不息了。這對心理學來講是一種很不同的立場與角度，心理學其實可以這樣看，應該要這樣看。理解人的人性心理時，它不是平面的，而是有歷史文化縱深的，而且能夠走向未來，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這跟海德格講的時間性是一樣的，存有它不應該是空間性的，它只有在時間化的情況下才會開顯，生生不息與時間性，這道理都是相通的，心理學過去太忽略文化、歷史這個脈絡，但現在其實很應該拉進來人性心理來理解。

對於心理輔導或是人的發展應該怎麼樣的問題，心理輔導、心理諮商、教育通通是希望讓人能夠發展的比較好，他的

人性心理的發展可以到一個理想的健康的狀態。這個人性心理的健康狀態其實就是文化心理結構知情意三方面能夠充分的發展，他能夠既繼承過去的成就，同時當他面對新的情境、問題的時候，又能發揮他的創造力，由反復的「度」直到美感出現，然後就有了新的創造，然後人類的人性心理就這樣生生不息的發展下去，人性的心理就不是一個停滯的狀態，它可以是生生不息發展下去的狀況。再放到具體而微的個人諮商這些情境來講，這些年我們輔大在推的「敘說與實踐」基本上就是具體的實踐這樣的一個努力的一種路徑。通過敘說，說的是他生命的實踐，要有生命實踐，不是說了就算了，在這個過程裡頭，他一方面在真實的生活過程中如何實踐通過反復的「度」直到那個美感出現。要創造出那個美，這過程就需要動用到個人身上經由歷史傳統所「積」與「澱」的「文化——心理」，繼往又開來，這個人的生命在實踐行動中，生生不息了。至於敘說，很多人的心理困境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生命經驗是不美的，是充滿困境的，是停滯的，是不好的狀態的，是不願意回頭看的那種狀態，而通過敘說是希望，即使自覺自己的人生是不堪的、是沒感覺的、麻木的、困頓的……等等，他可以通過說他自己的故事，說到他自己都能夠感動，感覺得到這個生命是值得珍惜的，生命是流通的，過去現在未來的生命是一種流通的狀態，他的人性心理是一種流通的狀態，是生生不息的狀態，那他的生命就有他自己的方向，有他自己的力量，有他的源頭活水，那這個人就走向了健康。所以我們的「敘說與實踐」不管在他的敘說面、實踐面一樣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李澤厚在講的，以美啟真、以美顯善，或者叫做以美儲善。這是在實踐行動中追求那個美感，美感就會導致創造，這個創造就創造出新的知情意出來，敘說

是一種回頭，回看自己生命經驗的一種努力，通過故事化的努力讓我們從自己生命經驗中體會到那個美感，對生命有新的領悟，一樣是一種新的創造。這很可以是一種新的心理學的方向，而且是特別在華人文化中可能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這一百多年來華人的主流的知識界切斷了自己跟傳統的關係，我們這條文化的河流是阻斷的，是不流通的一個狀態，我們的文化河流是不生生，沒有生生不息，它是被許多人有意識地切斷的，但在潛意識中卻難以徹底地被清除。這不只是思想史上的概念，也處處落在個人的日常生活裡，許多個人的困境來自傳統或是與傳統的斷裂、疏離，而突破困境的希望也來自對傳統的繼往開來，電影「戀戀風塵」、「我的父親母親」、「愛情萬歲」與「女朋友男朋友」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李澤厚的思想我覺得是繼往開來的好典範，他回歸傳統儒家重情的根源，又突破了宋明理學對道德的過份堅持，同時面對了西方現代性的衝擊，是可以在我們文化裡頭走向未來的一種可能性，更很可以是西方後現代的資源。也提供了我們一個思想上的一個基礎，讓我們在心理學的不管是理論或實踐上都有一個很扎實的，哲學思想上而且是文化歷史上的一種基礎。這個基礎帶領我們回到人性，回到文化，回到歷史，又通向未來，這種人性心理是一種比較完整的，不但是平面上的完整，而且是時間上的完整。這種完整的人性心理的追求就是心理健康，不管是教育或是心理輔導的工作就是要追求人性心理理想而健康充分發展的狀態，一種活潑有生命的狀態。

我（翁）很久都不說我在做的是敘事治療這件事情，我寧願說這是敘說與實踐。而這個工作得是建立在我們華人文化的困境跟出路的尋找上，我覺得就是因為

有一個困境，這個困境就是我們知識世界鄙棄這個傳統文化太久了，這個中間成了斷層，這是我覺得我們文明文化出大問題的一個地方，包括在做人的這個問題上出了很多問題，我們不從我們傳統的智慧去銜接這個東西，而只認為西方的東西才是最新的最科學的東西，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迷思，我想回到這條路上是銜接這個傳統，同時開創這個傳統，不是固守在這個傳統，是銜接繼承再創造，落在我們具體的心理工作上，我目前找到的路徑可以叫做「成人之美」（翁開誠，1997，2002），「敘說與實踐」（翁開誠，2011），可以是「輔仁的心理學」（翁開誠，2006），也可以是「道在倫常日用之情中」（翁開誠，投稿中）這條路。

## 伍、諮商與輔導：找尋自我文化-心理的出路

當初嚮往西方的科學的心理學與諮商方式，卻又讓我（翁）想要回來尋找華夏文化的另外一個原因，其實根本的出發點是我自己身上的矛盾。我出身在傳統的家庭，身上其實不由自主地承接了很多的傳統的東西，可是到了青春期又因為投向知識份子的這種認同，我就有意識的去認同五四思潮而反了傳統，到了三十歲前後身上兩股力量的矛盾凸顯了，矛盾到自己無法迴避，衝突的很厲害，衝突的難過不得不讓我去解決這個衝突，這其中一件行動就是回頭去認識那個傳統，因為西方的東西已經學了太多，所以在那個情況下我不得不回去認識這個傳統，在認識傳統的情況下也就發現我們跟傳統的切斷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對整個文明的一個發展，甚至落實到心理學的發展來講它都是一個很根本的一個困境，需要面對需要突破，所以也不是刻意非要搞一個東方式的中國式的諮商，而是自己切身的痛苦衝突矛盾需

要解決，而為了解決自己切身的痛苦，不知不覺的就走出了這樣的一條路。

對於傳統的矛盾，找尋出路的過程就是一個創造性，一個「軸心突破」，儒學四期的一個重要的創造性是生生不息的主體實踐，就是你自己要去創造一個你自己知情意的一個開顯，這個立場是李澤厚強調也是這個傳統文化也有在強調的一件事情，如同諮商取向的選擇可以不是諮商師去給你方式幫助你改變，而是你自己有主動性的想要拿起你自己的責任去做一些創造性出來行動。對李澤厚來說，知情意一方面承接了康德的講法，更重要的是承接了我們的文化傳統，即是“智、仁、勇”，智仁勇相對於知情意，其實這種心理結構的想法在華夏傳統文化本來就有，它並不新鮮，也不見得是外來貨。而主動性，就是所謂的主體性，這講法在我們的哲學思想裡不管是哪一家哪一派都是強調這個事情，都是強調人的主體性這件事情，“萬物皆備於我”，或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等等，這些都是講主體自由意志的東西。佛家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等等，都是強調人的主體的意志，主體性本是東方思想裡面很核心的東西。

在諮商輔導過程心理成本體其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是怎麼通過那樣的過程讓人的人性心理能夠以美啟真、以美顯善。開啟真跟善的關鍵就是這個美，這個人能不能夠看到自己的生命和他所處的環境、處境那個美感，或是創造出那個美感，有沒有那個相信跟決心做這件事情？教育與心理輔導工作的著力點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創造生命的美感，也就是敘說與實踐基本上在追求一件事。根本的作法是他要先回到他自己的生命情感狀態開始，再往前開顯那個

美。他得先從生命經驗裡，從不美中看出那個美感，感受那個美感，甚至於在他具體的生活裡頭創造出那個美感，在具體實踐裡頭創造出他的美感。當他面對一個很難纏的爸爸媽媽或公婆時，他要努力從那個痛苦而轉化成具有美感的關係。

但那個美感其實有時候不是那麼好追求，他也不一定會成功。可是不成功就不是美了嗎？這就涉及到「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就是自由意志的問題，當意志自由時，你能夠去做一件幾乎在因果上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你居然還要做，那是因為你要堅持一個你認為應該做的事情，這時就考驗出這個人的自由意志，換一句話說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些話想表達一樣的東西，就是你真的下定決心做了一件事情，你是不計成敗，不計毀譽，可是你還是堅持會去做，用我們一句很通俗的話去說就是「歡喜做，甘願受」。你心甘情願的做這件事情，你是不計較成敗的。所以那個時候他也不會苦，他也不會哀怨，這樣的生命他就是很壯美。即使不成功，生命努力的過程還是令人讚嘆的啊！所以就不能用成敗來決定這個事情，而是個人的真誠努力不放棄，過程本身是美麗的，當他自己能感受到，他心理也就自由了，他就沒有壓力了，他就不是被壓迫的，舊有的文化心理獲得了解放與更新，就不是禮教吃人的東西了。

## 陸、略論傳統文化在心理結構中

在華人社會中很明顯的對男性情感表達尤其是哭這件事是鄙視的，這在許多人的生活經驗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或是華人社會對功名之追求，登科狀元的意念尤其重視，通常對於孩子進取功名（包含明星大學、熱門科系、主流工

作) 都有著一種傳統無意識的觀念存在, 當然不可否認的男尊女卑的概念, 依然存在不少家庭當中。總此這些都是廣為熟知的傳統文化的影響, 這屬於大傳統範圍, 還有更多更讓人無法抓摸的, 是在每個家庭、家族結構中, 因不同社會位置成員所組成的小社會所形成一家一族中特有的文化, 這也是個人身上的傳統文化來源, 它更多直接作用在我們身上, 電影「戀戀風塵」中的阿遠、阿雲, 「愛情萬歲中」的小康、阿榮、楊貴媚, 「男朋友女朋友」中的美寶、阿良、阿仁, 都各自帶著自己身上傳統的性格, 在不同的時空中交會, 也在快速轉換的情境下, 遇到了各種特殊的困局, 原本身上背負的文化傳統積累成各自的「性」, 這種各自的「性」又成就了各自的「命」, 也就成了各自需要面對的難題, 對自己形成了一種壓迫與限制, 種種自覺與不自覺的文化心理就這樣落到了不同的生命處境裡形成了說不盡的故事, 在電影中這些小人物, 因緣際會下都遇見了自己需要突破的「性」與「命」。回看這些困境, 可以發現他們都背負著自己傳統文化的影響, 但碰到了新的局面時, 傳統的資源不足了、落伍了, 急迫的局面壓著生命喘不過氣來, 自覺的發現了自己身上傳統文化的限制並努力的尋找出路, 經過一番的努力, 他也終於看見了限制並且努力突破這個限制, 舊有的文化資源遇到了新的挑戰, 許多人的心理是鄙棄與割捨, 但也有人經過一番掙扎開始懂得欣賞自己身上的傳統文化, 肯定了自己的身上的傳統, 而開出新的局面(翁開誠, 2010, 2014a, 2014b)。

在生活中, 傳統文化透過許許多多的教導、儀式、經驗被我們吸收、內化、結構成自己身上的資源, 傳統可以是一個民族長久生存的凝凍, 或是是當代社會風

氣的嵌卡, 也可以是家族/庭氣氛的繁衍, 甚至是個人經驗的滲透, 種種層層面面的文化向內積澱成每個人特殊且豐富的人性心理, 此乃文化——心理結構的來源, 這文化心理滋養了我們, 也限制了我們, 它有時會是豐富的生命資源, 也時會成為生命的羈絆, 如何面對自己身上擁有的傳統, 肯定、欣賞、突破也就成為各種情境下倫常日用之道。

## 柒、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工業文化的興盛, 經濟局勢的變化, 西方文化的入侵, 形成了鄉下與城市的緊張, 西方文化的優勢與東方文化的被鄙視, 科技的充斥、獨霸與人文的渙散、飄零, 翻轉了傳統價值在華人社會的位置, 也反映在台灣心理學的知識結構, 教學取向, 不管在目前台灣社會中的個個層面裡, 不同文化的緊張、對抗、拉扯與碰撞, 充滿了你我的生活之中, 心理學在這股潮流當中, 不可避免的也面對著相同問題, 而諮商與輔導, 也在這潮流中悄悄的上演了文化上的碰撞。然而就像本文所說的, 文化上的傳承與轉換性的創造才會是一個文明走下去的關鍵, 而每當以儒學為華人文化主幹面臨著外來文化的競爭與本身環境變遷挑戰之時, 不同時代的儒學知識分子都痛苦的在自身經驗上尋找對應之道, 孔子如此, 王陽明如此, 李澤厚也如此, 雖然我們不像這些思想家有能耐面對龐大的文化崩壞問題, 但也不可妄自菲薄, 這些思想家的懸盪與困頓的經驗都是在自身身上與生活中產生, 本身就是嘗試著解決自身的衝突與矛盾, 這種「心理成本體」、「內向超越」的「軸心突破」式的創造性, 同樣也能發生在每個凡夫俗子的生活當下, “雖千萬人, 吾往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文化心理結構依然積澱你我心中, 面對著生活的不滿意, 面

對著不同文化在自身的拉扯，我們依然能夠憑藉著自家（傳統的、個人的）身上的資源，上演一齣齣改變的戲碼。在諮商與輔導中，透過故事敘說的方式，看見自己身上的傳統與拉扯，並於生活中“在事上磨”的實踐，我們就是嘗試著與自己身上的文化矛盾對話，怎麼面對這相反、相剋的拉扯而成為相成、相生的力道，便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創意行動，當限制自由了，困頓突破了，美感便開顯了，成己之美與成人之美的創造實踐就在諮商與輔導中、在生活實踐中落實了、翻轉了。

### 參考文獻

- 余英時（2007）。**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出版。
- 余英時（2014）。**論天人之際**。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李澤厚（1996）。**我的哲學提綱**。台北：三民。
- 李澤厚（1996）。**美的歷程**。台北：三民。
- 李澤厚（1996）。**華夏美學**。台北：三民。
- 李澤厚（2000）。**波齋新說**。台北：允晨文化。
- 李澤厚（2002）。**歷史本體論**。香港：商務。
- 李澤厚（2005）。**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北京：三聯。
- 李澤厚（2011）。**哲學綱要**。北京：北京大學。
- 李澤厚（2012）。**說巫史傳統**。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徐復觀（1978）。**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
- 翁開誠（1997）。同理心開展的再出發。**輔仁學誌——文學院之部（台灣）**，26，261-274。
- 翁開誠（2002）。覺解我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通過故事來成人之美。**應用心理研究**，16，23-69。
- 翁開誠（2010）。敘說中，拉近生命的感通。**張老師月刊**，388，71-75。
- 翁開誠（2014a）。無私的愛，委屈的大人小孩。**張老師月刊**，436，53-57。
- 翁開誠（2014b）。在時與空之間遊動與掙扎的上班。**張老師月刊**，439，53-56。
- 翁開誠。**道在倫常日用之情中：第四期儒家心理學之試探（投稿中）**。